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十五回 黏沒喝京西大戰

卻說宋軍殺敗金兵，見兀朮走遠，亦不追趕，掠得輜重馬匹無算，降其番漢兵五千餘人。是時宗澤已令人打探劉衍等得勝消息，預備下賞功簿冊，迎候諸將。宗澤正與眾僚屬在府中相慶，忽報劉衍等回，澤令召入。劉衍、何賢、郭俊民進見畢，具說殺退金兵之事。澤大喜，遂錄諸將功績於簿，以候申奏。計點將校，惟有鄭州一路劉達持兵保護河梁未到，其餘軍士各依次犒賞。澤下令設大筵席款待諸將。

正飲間，忽哨馬報：「黏沒喝軍自云中下太行，以攻河南，近日被岳統制殺敗，不敢向河南，從懷州來，進據西京，沿路胡兵不絕，聞說指日要來取東京，留守作急定奪。」澤與眾議欲分兵救之。劉衍曰：「賊勢浩大，難以遽戰。今既攻據西京，兀朮聞知，竟有合後之勢。若再以重兵救應，則東京勢孤，非長策。莫若待其眾疲糧竭，進退莫得，乘虛而搗之，則一戰可以成功。」閻中立曰：「劉主將之言非也。今西京有燒眉之急，東京有唇亡則齒寒之勢，兵法云：十則圍之，倍則戰之。今黏沒喝之眾雖稱號萬，其實不過數千。況又千里遠來，亦極疲勞矣。我兵操練日久，藏鋒養銳，正當急擊勿失可也。若避而不與之戰，倘兀朮復來，則何以御之？中立自歸留守，未嘗立得寸箭之功，今日願假吾壯兵一萬，往救西京。如不勝，甘受罪戮。」澤曰：「劉衍之論見理亦明，若此去有失，吾軍定休矣。」閻中立曰：「胡虜自來送死，尚不能勝，要作何用！」堅志請行。澤只得付兵一萬與之，又撥郭俊民、李景良相助。三人拜辭，領軍而去。宗澤尋思，只恐閻中立有失，又喚何賢曰：「京西四十里有一地名小鷲嶺，左右山僻小足可屯軍，汝將五千軍在此埋伏，遇急可引兵救之。」宗澤又思何賢一支軍難以成事，又喚張吩咐曰：「你將本部人馬抄出京西背後屯紮，倘金兵來，爾可迎之，接應閻中立。」張才為拜辭而去。宗澤分撥已畢，下令軍中整飾器具，預備胡虜臨城。

卻說閻中立與郭俊民、李景良等部兵望京西進發，遣人打探黏沒喝消息從何路來。哨馬回報，金兵由京西左道出石鼓寨而來。閻中立曰：「兵貴神速，乘眾軍銳氣前進，勿被敵人制於我也。」郭俊民曰：「金兵勢大，主將宜靠水草為營，見機而動，可保無虞。」閻中立不依其說，長驅直進。眾將佐諫阻不聽，只得引兵隨助。行五十里，遠遠望見胡兵搖旗吶喊，金鼓之聲震動天地。中立正待擺開陣勢交鋒，見一員金將熊腰猿臂，鐵臉黃鬚，手執牙棍，乃驍騎王策也。一匹馬早近面前，更不打話，舞棍直奔中立。中立綽刀來迎，兩馬相交，戰數十合。胡兵報入中軍，黏沒喝驅動大隊人馬，放出二十座拐子馬。

其拐子馬不避刀箭，一直衝上來，四下金兵漫山塞野而進。胡兵從拐子馬座上長槍利刀一直搠來，宋軍莫能抵敵，望後一擁退走。拐子馬已將宋陣中軍分為兩截，眾兵各不相顧，部曲大亂。閻中立見勢不利，急待勒馬殺出，見滿野盡是胡兵，重重疊疊，中立圍在核心。王策傳令休教走了宋將。中立只得死戰。

四下箭如雨落，中立用刀撥之，左頰已著兩箭，右肋又被傷一槍，自料不能得脫，仰天歎曰：「吾負宗留守之仁也！」遂拔所佩劍自刎而死。

郭俊民統領敗兵正將殺出，忽後面喊聲大震，又圍繞上來，見四下胡兵，無計得脫。黏沒喝教虜騎大叫：「宋將快降，饒汝一死！」郭俊民下馬紮槍高呼曰：「勢窮力迫，情願投降。」眾胡兵近前將郭俊民拿了，盡降其眾。李景良率部下三千騎從僻路走去。黏沒喝見宋兵戰敗，與王策乘勢追襲。王策曰：「宗留守足智多謀，恐有埋伏。」黏沒喝曰：「可分前後隊而進，庶知救應。」王策即分人馬一萬在後，黏沒喝部金兵二萬前趕。眾胡兵趕至三十餘里，前面一隊軍到，乃張才為也。驃馬橫刀，抵住黏沒喝交鋒。戰不數合，黏沒喝勒回馬便走。張才為引軍趕來，欲復報仇。趕到十五里，忽山坡後金鼓競鳴，兩彪軍截出，上首大將兀朮，下首副將黏沒朵。原來兀朮屯兵滑州，聽得哨馬報黏沒喝據京西，與宋兵交戰，同黏沒朵抄出東京背後，是日正遇本處兵與宋將對敵，二騎將張才為圍住核心。

張才為死戰不得脫，折兵大半。正危急之間，正北喊聲大起，一彪軍殺來，乃是何賢也。與張才為夾攻兀朮。兩處酣戰間，王策、黏沒喝催回人馬並來。賢曰：「賊眾寡不敵，請少避之。」才為曰：「避而偷生，何面目見宗公！」乃奮力力鬥，不提防黏沒朵一箭射來，正中其馬膺，將才為掀於地下，兀朮一槍早刺透咽喉。

何賢見張才為已死，殺開血路而走。

兀朮合兵一處，亦不來追趕。

何賢引敗殘軍馬奔回東京，來見宗留守，具說：「閻中立貪戰，被胡兵圍逼自殺，郭俊民勢窮以所部投降，李景良逃走，張才為力戰而死。我等特來請罪。」宗澤曰：「此予無遠慮之過也，與汝等何預。」既而聞閻中立自殺、張才為戰死、郭俊民納降，歎曰：「失郭俊良不足惜，閻中立、張才為膽力壯大，堪任將職。今為王事而死，深可痛也！」又恨李景良不即救援逃走，致折許多人馬，即喚過劉衍、何賢吩咐曰：「兀朮復來，滑州將危。今與黏沒喝合，勢必有襲東京之意。汝二人各帶三千軍，分二部於小路而行。如見金兵，可用力擊之。吾自引大兵隨後救應，彼兵若退，亦不可追。」又差王宣引五千精兵埋伏於東京左道山谷中，以防金人襲鄭州。遣汪泰引兵一萬屯紮迎敵，候金兵已過，即將橋折斷。

澤分撥已定，忽轅門報黏沒喝遣胡將史儀與郭俊民來見留守。澤令召入。俊民進見宗澤，拜伏階下。澤曰：「爾既降虜，復來見我何謂？」俊民曰：「不才誠負主恩，日前隨閻中立出兵，未遇敵時，曾諫其見機而動。主將自貪戰功，不聽吾言，致有折兵自損之失。當下與胡兵交鋒一小日，未甚挫刃，及因部伍眾無鬥志，各惜性命，那時俊民前戰不得，退走莫及，勢窮力盡，只得解甲投降，今存微軀於虜幕下，實為同列羞也。」澤曰：「汝手所捧何物？」俊民曰：「乃黏沒喝奉來幣書也。」澤令軍士接其書折觀之。書曰：金國大元帥黏沒喝書奉東京留守麾下：蓋聞天命靡常，惟德是歸。今衰宋大臣誤國，君上?弱，致我大金天子，奮整干戈，削平叛亂。因命沒喝佩將軍之印，統領部伍，自云中而下太行。鞞鼓一震，所聞風靡，罔不順服。獨爾汴京未附，寧知命之所歸乎？況留守素著忠勇，為時名臣，若能倒戈納款，憫恤民命，高爵厚祿，我主何愛焉。咫尺書到日，留守其熟思之。

宗澤看書畢，裂之擲於地下，大怒曰：「汝乃反覆小人，狗彘不若！使當日戰失利而死，尚為忠義兒，更乃曲膝降賊，弗思報效，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，何面目見我乎？留汝終為後患！」下令推出斬之。不移時眾軍士將郭俊民簇出轅門，斬首回報。澤又指史儀曰：「宋君以東京付吾，知我足能堅守。既受此土，有死而已。汝為人將不能以死邀敵，乃欲以兒子語誘我乎？」亦令斬之。澤既已斬了郭俊民、史儀，謂諸將曰：「黏沒喝知吾斬了二人，必長驅大眾而來。汝等各依吾計而行，勿致有失。」諸將皆領兵去了。

卻說黏沒喝與兀朮一起正在帳中議論，小校報知郭俊民、史儀持書去見宗留守，留守毀書將二人斬之。黏沒喝聞說大怒，部領十萬人馬，飛奔汴京來。